第十九章　瞎猫與我

說點我自己的事情吧，這與瑪拉寇斯無關，無論如何也算是我人生中的大事。

我們家養過一隻公猫，取名「拾得」，這和當時流行於美國嬉皮間的禪詩詩人寒山，拾得一點關係也沒有，純粹是這猫乃拾而得之的，因爲此事前後超過了十二年，且許多人知道，不得不以單章記之。

那時我們一家四口算是生活平靜，兒子剛剛服完兵役，業已找到相當合適的工作，吾妻則專心國畫的工筆花鳥，女兒剛滿二十歲，此乃民國六十七年的事。有一天女兒回家抱著一隻很小很小的猫，吾妻和我都很不贊成養猫，住的是公寓式房屋，猫，雖然不需要帶出去散步，但寵物出入很不方便。女兒說，就算做她二十歲的生日禮物吧，這麼說了誰還敢拒絕，就這樣四口之家便多了一口，祇是小小的一口，但添來的麻煩卻是大大的多。

拾得並非從小就是 Trouble Maker，牠開始時很討人喜歡，牠會自己找猫沙解決牠的如厠問題，也會走到牠的餅干盒和飲水碗前解決牠的飲食問題，無論飲食還是排泄，事後都會把自己或便便之處加以清理掩埋，若是對牠自

己用「潔身自好」形容之恰如其份。且懂得抓毛球玩玩，學習在森林裏的捕獵技巧，表現牠將來長大足以抓宵小、理治安，讓我對牠寄與厚望焉。

不期沒有多久，牠的表現有了轉變，一開始時是把飲水的杯子踢翻了，這已經使我勞動很久才能恢復原狀。隔沒多久，牠竟在放貓沙處的對面大聲吼叫，我以爲牠有什麼超能力看到異物了，急忙走過去發現無任何事發生，只不過屎尿把牠憋急了，我提著脖子把牠往沙盤內一丟，牠不叫了，乖乖蹲下後腿便便，然後用貓沙掩蓋排泄物時，把貓沙踢在沙盤四周。沒有養過貓的人可能不明白上述事情的嚴重性，待女兒下班回來，把真正情況告訴她，女兒的第一個反應是驚訝地叫：

「難道，拾得瞎了！」

不幸被女兒言中，由於女兒要上班，次日只好由我帶著拾得，到離家最近的一家寵物醫院看病。原來貓狗看病也得填寫病歷表，甚且比人類看病填寫的更詳細，除地址電話、姓名、性別之外，還有「品種」一欄，拾得是一般常見的虎紋貓，兩隻耳朵和四隻腿爪，以及尾巴的顏色都不相同，因而最少我知道牠並非系出名門，稱牠爲「土貓」

似乎不合適，乃在品種欄中填爲「中國猫」。想不到那位獸醫先生看到這一欄，不去看猫，反而用奇怪的眼神問我：

「你怎麼知道牠是中國猫？」

我真地無話可答，只能支吾地說：「因是女兒從垃圾堆那兒檢來的，想來是土猫吧？」

「你不能用中國猫，更不能用土猫。」他順手把中國兩字塗去，改成「雜交」兩字，這，我才學會諸凡土狗、土猫之類的，都不能算是中國的，只能用「雜交狗」或「雜交猫」呼之。接著獸醫再問：

「牠那裏不舒服？」

「牠瞎了。」我答

獸醫先生把輕撫猫背的手抽回，再度抬頭用觀看異類的眼神問我：

「你怎麼知道牠瞎了？猫會瞎嗎？」

好奇怪，人都會瞎，猫爲什麼不會瞎？而且判斷一隻猫瞎還是不瞎應是醫生的責任，怎麼反而問我呢？

「你可以測驗一下牠的視力。」我建議。

獸醫一聽此話立刻站了起來，我也向四周看了下，倒是沒有張貼視力測驗表，或許他有測驗貓狗視力的特殊方法吧？沒想到他的回答十分乾脆：

「抱回去吧，瞎不瞎我不知道。」

「那要不要給牠開點眼藥之類的，總不能讓牠再這樣瞎闖下去，瞎闖久了，總會出事的。」

已經準備離開的獸醫先生，又轉回了身，盯著我看了一下，彷彿心裏在磋磨著我這個人問題出在那兒，他說：

「你帶牠去看看眼科，要不然，索性帶牠去看看精神科。」他擺出一幅不再理會我的態度。

就這樣，我們家養了一隻瞎貓。

誰會想到家有瞎貓也會成爲新聞呢？吾妻的、兒子的、女兒的以及我的同學們，朋友們都知道了這件事，鄰居們更是無人不知，甚至他們的兒女還帶著同學，以及同學的同學到我們家來看瞎貓。

倒是瞎貓很合作，想看牠的人一定可以看到。牠最喜歡坐在電視機上，擺出一幅最漂亮的 Pose，不知內情人士一定不知牠是一隻瞎貓，甚至不知道是我們幫忙牠坐上去的。可瞎貓一旦坐在電視機上，擺好了 pose，牠便以爲眾

人看的不是電視裏的連續劇，而是看牠呢？真地，瞎猫的最令人難解之處，在於牠永遠以爲牠自己就是電視的主角，大家圍著看的不是明星，而是牠。

我們家最年輕的人也超過二十歲，對家有瞎猫而浪得虛名一事，無人願享受那份虛榮，對我來說簡直可用「痛苦」兩字描寫了。有一陣子我恨透了那隻猫，恨不能用根繩子勒死牠，這，當然不可能得到女兒同意，事實上也是不可能實行的。無可奈何之下，我想出了一個給自己做心理治療的妙方，而剛好辦公室裏又有位同事，他的素描基礎很好，偶爾隨手塗鴉幾幅漫畫，又蠻有創意的。於是有一天談天時跟他說：「詹兄，我倆共同寫一本書如何？」此話一出，沒想到對方的反應出奇地熱烈，急著問：

「什麼書？是有關氣象，還是有關星星的，我都有興趣，我一直想參加製作科普讀物，我認爲馮兄的那些書，如果配上合適的插圖，效果會更好.....」

「不是啦----」我說：「跟科普毫無關係，我想寫一本叫做----」那書的名字我根本尚未想出來。

怎麼辦呢？人家這麼熱情配合，總不能說我只是在做心理治療吧。思索了下終於回答他：「書名是『吊死一隻

猫的九十九種方法』，書名可以嗎？」

老詹大約四十歲，但他聽了書名之後臉上的表情，如同十四歲的小男孩第一次看見一個三十歲的女人，脫光了衣服站在他眼面前一樣，「吊死一隻猫的九十九種方法」真有那麼大的震憾力嗎？

既然如此，就用這個書名開始編故事，主要是求取心理平衡。我輕拍了一下詹兄的肩膀，以鎮撫他被震撼了的心情，並說：

「好，就這麼敲定了，我們各自準備吧。」

仔細想想，不止是恨瞎猫，而是要恨普天之下所有的猫了。猫實在是所有動物之中最怪異的，難測的，自大的，令人啼笑皆非的怪胎。我計劃中的那本書每一章分成三大部份：

第一部份，必須吊死牠的理由，這很多，絕對會超過九十九種。

第二部份，必須慢慢折磨牠以後，才能准牠斷氣，且不能用「吊」之外的其他方式，此乃原則問題，儘管得多花一點腦筋，也得堅守之。

第三部份，繪製配合內容的插圖。

那些日子中，我是說一面忍受清理猫沙的惡臭，一面策劃書中內容的日子，的確過得還算正常，因爲我已經明白，必須心安理得才能坦蕩蕩接受現實，現實極爲殘酷又非人力可以改變，既然已經陷進去則先學會接受現實，其餘的容後再說。

一個人若不斷地給自己做心理暗示，的確會使自己相信那些根本不存在的真理。我認爲如果世界允許有吊刑，則最先應該吊死的當然是猫。猫很虛僞，牠偎在你懷裏使你以爲牠很需要你，其實任何一點風吹草動，都會引牠逃開以保護牠自己，根本沒有把你放在心上。猫僞裝爲哲學家，牠靜靜坐在那兒思考，你以爲牠必會悟出什麼道理，其實沒有，即使有，牠也不方便告訴你，因爲牠悟出的道理無非是：「人，是一種極容易受欺騙的動物。」你想，牠能說嗎？猫總是以明星自居，以爲隨便走到那兒，坐於何方，都有開麥拉跟著，牠走出或坐出好看的姿勢，不輕易讓你看到牠如厠的樣子，怕你拍了穿幫照片登在狗仔刋物壞牠的名聲。

猫，若是你仔細研究牠的目光，便會知道牠是冷漠無情的動物，常常用不屑的眼光看你，逼得你簡直是無地自

容。牠不管到任何地方，都以主角自居，穿堂入室，彷彿那門、那桌、那花瓶、那煙灰缸，甚至抬燈燈罩旁的繐子，都是爲牠而設的，四周走來走去高大牠好幾倍的男人、女人、老人、小孩都是牠的跟班和僕從，只在需要你服務的時候才招呼一聲。這與鄰居們養的狗做比較，簡直是天上人間，狗，恨不得生出兩條尾巴以討好主人，猫呢？不止是目無餘子，根本就是目中無人。

總之，我構想的內容，快要接近九十九條，亦即「吊死一隻猫的九十九種方式」快要付梓了，而一九九〇年，拾得死了，算是猝死。女兒爲此還流過眼淚。

我呢？也不能總是口是心非，應該實話實說，我也不無遺憾，因爲再等個十章、八章的，我的書便完成了，拾得這樣猝死，缺乏了創作的原動力，書名攤在那兒，可是欲書寫內文的筆卻有如千斤之重，舉不動了。

這樣，能不憶瞎猫？能不憶瞎猫？

第二十章　我的老天！

教編劇學的老師說，一個人所以會成爲悲劇人物，有三種可能性，即命運、性格和環境，如果說我辦「老天月刋」可以算是悲壯之事，則與前述三者均有關。

老天月刊創刋於民國七十七年元月一日，七十八年八月一日停刊，一共出版了十九期。至今，每一念及此事，我仍不免會輕嘆一聲：「我的老天！」

「老天」是另一型式的瑪拉寇斯，知道我辦老天且又逐期看過，而又知道瑪拉寇斯的朋友告訴我，「老天」比瑪拉寇斯更實際一點，但也有朋友認爲，「老天」只是夢幻，既然做夢，何不把夢做更大一點，更美一點呢？孰對孰錯對「老天」來說均爲事後諸葛。

當時，我是說籌備期間，我有足夠的理由說服自己，且也能說服支持我的朋友們，要辦「老天」的理由太多，

實在難以盡表，試舉一二述之。

天代表宇宙，一個人怎可不知宇宙？我們有一則 slogan 說：「現代人----你的腳步爲什麼那樣匆忙？你何以爲一些莫須有的事而煩惱，而憂慮，而不快樂？請允許我們帶你到一個和平寧靜的奇妙領域，世界很大，世界真地很大，宇宙更爲寬濶。現代人，你原本就用不著畫地自囚的。」有天文學家說，若把宇宙畫分爲一百萬分，目前人類所了解的還不到一分。有時候我會說，親愛的讀者，你曾有過「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滄然而淚下」的茫然，悵然嗎？那麼就抬頭看天吧，夜晚的星空有說不完的浪漫故事，妙奧深遠，星星會令你迷，令你醉，也會令你悟，悟出你自己是誰？是何？如何？爲何？

既然宇宙的誘惑那麼大，還猶豫些什麼，讓孤弱無助的現代人擺脫大都市水泥叢林的心牢，去做心靈的太虛遨遊吧。

天，也可以是很現實的，那就是時時影響每一個人的氣候變化，選舉、股票、就業市場、石油價格等固然都很重要，但立即的，此刻就在影響你的工作和心情的是天氣變化。我時常勸人們接受天氣，若是有人夏天嫌熱，冬天

怕冷，下雨天怨路滑，出了太陽又担心曬黑皮膚，那，生活不是變成苦刑了嗎？因爲我們沒有能力改變天氣，只能消極地裝個冷氣機防熱，躲在暖房內避寒。不過，我們需要知道天氣，尤其需要知道明天，以及未來更長遠的天氣變化。明明菲律賓東方海面上已經有強烈颱風出現，居然還有大學生安排登高山，以至困在山上，得發動許多人搜救他們，這怎麼是會發生在大學生身上的事？

工、商、農、漁、旅遊各界，也包括擺攤賣菜或賣牛肉麵的，都會受到天氣的影響，難道天氣不是頂頂重要的事嗎？用科普的形式解釋諸如颱風、地震、梅雨、寒流，用統計學的方法告訴人家當月各地的氣溫、雨量、下雨日數等，應算是適合消費者的需要吧？

環保也是「老天」探討的主題。那時世界各地的環保問題不像今天這麼多，也無今天嚴重，第一次的世界環保高峯會是一九九二年六月三號，才在巴西的里約熱內盧召開，我的「老天」則早在一九八六年就籌備了。一談到環保兩字，有人或許立刻想到污染，物種滅絕，二氧化碳增加，臭氧層破洞等有名堂的項目，老天有一期的主標題是「地球生病了！」，如果用生病看環保問題，人類生病有生理和心理兩個因素，環保同理，不能忽略人類心理的層

面。自古以來有多少道德學家、宗教家、野心家、政治家甚至包括研究藥物學的專家們，都想改造人類的心理，區區的「老天」月刊，也想就環保題目上，發揮改造人心的念頭，正如一位業已仙逝的，舊金山海灣區頗受人崇拜的老和尚所說：「何其狂妄！」

天，除了前述有形的意義之外，還有更大更強的形而上的象徵意義。「老天」的英文譯名是「of Man & Heaven」，創刊於台灣成暴發戶之後，社會上瀰漫著拜金主義。我們想，世界上總還有比金錢更可愛的事物吧？何不帶大家去山上看星，去林中聽鳥，去水窮處賞雲，我們號稱是一本「心靈休閒」雜誌，此話至今已不稀罕，已經有了「心靈雞湯」，不比心靈休閒更具說服力，很可能接著就會出現「心靈威爾剛」， 人們的心理趨向麻痺，「老天」實在陳義太高。我當時沒有能夠看這麼遠，應爲失敗的主因。

其實，天，原本就是宗教思想成熟以前，人類共同也是唯一的信仰。只是工業革命以來，時代越來越「進步」，人們已經喊「人定勝天」，甚至於「征服大自然」的口號，大家的生活便利多了，到美國不必坐船在海上漂流，坐在台北家中可以吃到空運而來，世界各地的新鮮魚類和蔬果。可是追根究底的問一句：「現代人，你快樂嗎？」 這

是「老天」一篇文章的標題。現代人，快樂者的比例的確減少了，主要因素是大家把全副精神耗費在追求財富上，財富如同食物和水，炎炎烈日之下，喝的第一杯水如同甘露，第二杯止喝而已，其餘多餘下來的水，如同個人需求之外的財富，可以誘發別人的羨慕，甚至忌妒，但對自己來說全無意義，絕對不會增加幸福快樂。惜乎這麼明顯的道理，際此物質文明日新月異的時代，竟無一套精神文明來配合之，要人們怎麼快樂呢？

難道說，你的「老天」連這個也想做？這就難怪要失敗了。

「老天」宣佈要停刊時，不知怎樣，突然想起從前看過的一篇類似於民間戲文的雜文，題目是「問天」，其中說：

「老天爺，你不會做天，你就塌了吧。

爲什麼奸作乖巧的多有幾頃田？

好人少米又無鹽。

行同猪狗的穿著貂裘，

君子無衣身上寒。

老天爺，你年紀大，耳又聾來眼又花，

你不會做天，你就塌了罷，

免得世上的事兒讓人腸牽又肚掛。」

我的「老天」就這樣塌了，垮了。

宣佈停刊後我還得每天去月刊社，處理訂戶餘款的退還，作者投稿的道歉和退稿信件，回答對月刊情有獨鐘的讀者來信等零碎工作，心情自然不會好。那天中午去月刊社，想想樓上等著我處理的繁瑣事情，因爲租的房子得退掉，桌上地下盡是些書籍器物，書或許容易處理，僱車送回家即可，器物呢，丟一件，心痛一下，這些都是伴我將近兩年的，每一件都有一分記憶，丟掉一件就如同要割捨一段回憶似的那麼艱難。

也許是懷著逃避的心，我沒有上樓，而進了樓下的一間咖啡館。一進門，就看見坐在最後面一位頭髮斑白的老夫人，很面熟，不錯，是她，是葵花！我們有那麼久沒有見面了嗎？她竟老了，頭髮花白了，我唅著眼淚坐在她的對面，她身後是咖啡店式的經過塗抹的俗麗牆壁，反而襯得她更高貴了。

「老天停了？」她說。

「是的，是我的無能吧。」

「無需自責，你應該恢復自信，原本就是四時興焉，養物育焉，天何言哉，天何言哉？天，自己都不自誇，你硬要以老天的代言人自居，豈不荒唐。」

「是，是的，我認輸了。如果老天爺都不幫忙老天，我也回天乏術了。只是，只是看到妳竟然老了，頭髮白了，還有皺紋了，我難受，真地很難受！」

「用不著啊，我的老友，每個人都會老的，如果有人的理想無法實現，難受，發現自己老了，也難受，這麼自私又自憐的人到底能夠分給其他人多少關切呢？老友，你應不會是如此自私的人吧！快把眼淚擦掉！」

「謝謝妳，葵花，妳總是這麼支持我。」

「我對你的支持不是總是，而是永遠，只是「老天」停刊了，你還可以繼續思索老天的問題，太多太多，值得你思索很久很久。」

「是嗎？葵花，我聽妳的，我不會忘記關懷現實世界的。」

對，我不應該難受，「老天」停了我不難受，葵花老了我也不難受，誰的生命中能夠沒有挫折呢？

第二十一章　走到了三岔路口

若循著葵花的囑咐，繼續關心世界，那第一個問題應是廣告。

好像在那兒看過一句話：「有人類的地方就有廣告。」當時我覺得這話實在荒唐。我記得在世外挑園---鳳翔縣的時候，就從未見過廣告，偶然在街角處的牆壁上看見有人貼了張紅紙。你錯了，那不是租屋廣告，紅紙上寫著：「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個夜哭郎，過往君子唸一遍，一覺睡到大天亮。」這是什麼？原來他們家的嬰兒晚上會哭鬧不停，無可奈何只好請大家「助唸」一下，算是精神慰藉的方式之一。

後來到了成都，立刻知道廣告的重要，因爲我要選擇星期日所看的電影，到廣州後，「萬金油」，「何濟公」更到了想把它們排除在腦海以外，都不可能了。如今，在台北或在北京，說，有人類的地方就有廣告應是正確的，廣告業已到了無孔不入的程度。

廣告是什麼？大陸改革開放以前我沒有去過，可以想像出來，那時除了毛澤東以外，無人也無公司、商家等，敢爲自己做廣告的。廣告是資本主義社會的主要代表，也是經濟學大師凱因斯理論的具體實現，只是如今更爲走火入魔罷了。

廣告，毫無疑義成爲現代社會經濟運作中的重要一環。有一本廣告學入門之類的書(這類書書店中多的是)，上面提到寫「文案」，文案是廣告中的文字或語言，一定得忌用一些字彙，如失敗、困難、成本、銷售、死亡、合約，担心等悲劇或促醒人家理性的字，相反地要強調免費、節省、發現愛、快樂、勝利、贏取等神奇字眼，換句話說，廣告是一種催眠，用盡方法鼓勵您花錢，亦即控空心思誘導人們消費的手段。自從一九二九年美國及世界經濟大蕭條之後，經濟學家便明白繁榮經濟的唯一手段是鼓勵消費。朱子治家格言中的「一粥一飯，當思來處不易，半絲半縷，勿忘物力維艱。」早已不合時宜。廣告人被廠商驅使，刺激起你的購買慾望，那怕是一時衝動都可以，反正買回去是用、是丟棄、還是束之高閣都不重要，因爲你在消費的過程中，就已經幫助了經濟成長，包括減少失業率在內，消費如同做慈善事業。你刷卡消費一次，受益的有銀行、店員、租屋給商家的地主，運輸業、廠商工人，當然

也別忘了還有提供您產品廣告的廣告人，和廣告載體。

事實上，廣告這個怪獸，合不合乎公平正義的原則呢？不但不公平正義，甚至可以說背道而馳。

以「人權」一題的最具代表性「選舉」來說，一人一票，票票相等，被稱爲最公平的事了。民國九十三年台灣的總統大選，雙方在媒體上花了多少錢？二〇〇四年年底美國總統的兩組候選人，共和黨的布希是職棒球隊的老闆，沒有一億身價當不上這個老闆，副總統錢尼更是有名的富翁，民主黨兩位候選人也是大富翁。看看，所謂選舉不是成了大富翁獨享的遊戲了嗎？難道無產階級者便缺乏爲國人服務的能力或熱情嗎？不管怎樣，美國的總統尚未敢存著自己當選以後，要把投入的資金，連本帶利撈回來的想法。東南亞幾個國家不是如此，從地方選舉到總統大選，當選者有多少爲民服務的熱情？又有多少想藉機利用權勢弄點錢的慾望？

當年林肯競選總統的時候，得親自一站一站地說服選民相信他的政見，如今大不相同，廣告是一種包裝術，只要捨得花錢，還怕說不服選民的心。美國的選舉畢竟行之有年，制定了詳細的規則，限制候選人在媒體上的廣告花費，東南亞國家呢？只要捨得銀子，自然有人爲你絞盡腦汁，把黑的說成白的。所謂的「選舉」，對於窮人來說完

全沒有公平，也沒有正義，沒有公平和正義選出來的領袖，怎麼會服務全民，尤其是窮人。他最先想服務的恐怕是捐助他競選經費的恩人富豪吧？

廣告業已到達扭曲人類知性的程度，有一個例子足以說明。美國有一家體育用品和服裝公司叫做耐吉(Nike)，或許我們台灣有人尚不知此名，但籃球大帝麥克喬丹幾乎則無人不曉。耐吉捨不得花錢在爲它們製造產品的工人身上。在麥克喬丹的後面，隱藏的是黑暗污穢唯錢是圖的黑心腸。一九九二年起，耐吉在美國本土已經完全沒有工廠，全部改在低工資的亞洲製造，只要成本低，工人便宜，不惜僱用童工，超時工作，平均每雙一百美元的球鞋，花在工人身上的不到五美元，消費者並非全然不知這個內情，但抵抗不了麥克喬丹的吸引力，又基於崇拜名牌的心理，被它們剝削了的中國、印尼、越南等地趕流行的年輕人照樣買耐吉鞋穿。

從資本主義的現實來看，老闆要求員工的工資越低，對老闆越有利，要求工人的工時越長，也對老闆更有利。沒有理由幻想老闆會主動增加工資減少工時，因爲「毫不利人，專利自己」原本就是老闆的真實心態。那麼靠什麼制衡資本家呢？工會，對了，工會。工會有罷工權，不得已時可以靠此爲武器，強迫老闆增加工資減少工時。美國

人叫得最響亮的口號是人權，美國政府幾乎用「人權」爲武器，向某些亞洲國家施壓。但是很遺憾，像耐吉之類的公司，特別喜歡選沒有人權例如中國、越南等地爲工廠，因爲這些國家不允許，或限制組織自由發揮工人權力的工會，得靠政府當局原共產時期殘留下來的一點點，請注意是「一點點」，對工人或無產大眾「同情心」的道德觀念，這一點點同情心能夠保護工人多少權益呢？

以上是廣告不符合公平正義的第二項，還有第三項—媒體，現代人的資訊完全來自於媒體、電視、廣播、報紙、期刊等，若少了這個，現代人不知如何過日子。媒體憑什麼生存？廣告。只要有錢，就可以買任何廣告，電視、報紙、期刊等等，像疲勞轟炸一般，把你說服到心乾情願聽信他們的想法、說法、或心乾情願地掏腰包買了他們的產品爲止。有人統計，美國人平均把四分之一的食物原封不動地丟棄，這與他們廣告策略的成功，大有關係。

現在又流行「置入性行銷術」了，把廣告隱身於媒體的新聞裏，當你饑餓地從媒體吸收資訊時，不知不覺你已變成被摧眠的對象了，可憐你自以爲博學多聞，你知道你所「聞」到的，其中多少是有後台老闆操縱，給你設計好的陷阱嗎？

媒體在現代社會中究竟扮演的是什麼角色，只需想到一句話：「砍頭的生意有人做，賠錢的生意無人幹。」就明白了，除非那個媒體是由政府、政黨、財團補貼經營的，媒體一經拿了人家的補貼，便無法立於公平正義的立場上。

我們常常看到的「你給三十分鐘，我給你全世界」的電視新聞用語，它給我們的真正是全世界嗎？它給我們的世界非常狹窄且是由它們自己選擇的。報紙，厚厚的一疊只賣十塊錢，我懷疑紙張費用都不夠，更何況由採訪、編輯、上機器到印刷發行，十塊錢絕對不到成本的五十分之一，錢從那兒來？答案很簡單，電視、報紙、期刊都是靠廣告生存的，爲什麼那麼多資本家僱主等願意登廣告，答案也很簡單，爲了要賣產品出去。再問，花錢登廣告的人會挑選媒體嗎？這是多此一問，時裝期刊的廣告必然以化粧品、煙、酒、高級住宅、豪華飯店爲主。無論什麼媒體，只要是公平正義或以窮人代言爲己任，那麼就等著收攤吧。爲窮人代言說不定可以有一萬、十萬、百萬或更多的讀者或觀眾，這些讀者或觀眾縱然爲你喝采、鼓掌，可是，他們買得起豪華住宅嗎？會買減肥藥嗎？一萬個窮讀者或窮觀眾，也抵不上一個有錢人。

想想看，是公平正義等這些抽象概念重要？還是白花花的銀子重要？

知道我們地球的現狀嗎？全世界有五分之一的人，每天生活費用不到一美元，有二十八億人即相當於一半的人口，每天生活費用不足二美元，十億人以上沒有乾淨的水喝。夢想未來，我們祈禱這些窮國家的窮人們能隨著時日增加，收入也增加一點點，這個祈禱可能成真，窮國家的窮人民非常可能每天收入三美元或更多。然則跨國大公司的業務部門主管桌上，早已堆積了如山一般高的企畫案，跨國廣告公司也已磨拳擦掌準備了「文案」，各自國家的黑松汽水怎麼敵得過 7-up 或可口可樂？所謂「全球化」的正確意思是說，把所有機會讓給跨國公司，喝要喝可樂，吃要吃麥當勞，穿要穿耐吉球鞋。

這樣的世界怎麼會有世界大同？事實上，我們正明顯地邁向「世界大不同」，富國和富人越來越富，窮國和窮人越來越窮，優勝劣敗，弱肉強食，誰能說不是真理？瀕臨絕種的動物尚有真貴族或假貴族伸手救援，被逼出經濟市場的小農民、勞工、等無產階級，誰去關心？不對，有人關心，他們關心的，是如何騙出窮人們多出來的那一塊美元，他們業已準備各式各樣的花言巧語和精彩畫面的廣告。

地球人面臨在三岔路口上，一條是繼續刺激消費促進成長，中國、印度等人口大國也朝此方向邁進。另一條呢？其實自古以來倡導另一條路者頗不乏人，由宗教家、道德家起，一直到今天的環保人士，但他們怎麼能改變廣告操縱媒體，媒體鼓勵消費的現實？一部「明天過後」大洪水的災難影片，抵得上「買部汽車吧，有了汽車，便可以過美國人那般神仙日子。」的廣告效力嗎？

中國、印度等人口大國也朝美國，即資本主義的路子大步邁進，且頗有成效。美國人離不開汽車，美國政府只好不顧顏面地去中東掠奪能源。會否，中國人、印度人，也大家一起來參加揮霍地球資源俱樂部呢？

以前人類以過數不盡的殺戮戰爭，爲族羣，爲信仰，爲「國家」，爲口號，爲面子，爲.....爲什麼的都有。而如今，明明知道地球資源有限，而又偏偏地得靠揮霍資源才能生存，那麼，未來爲搶奪維持生存資源的戰爭一旦爆發了，那將是一場生存之戰，也叫做毀滅之戰。

動員全人類的智慧與美德，能夠引領人類走另一條自保的道路嗎？ 二〇〇五年八月底，卡翠娜颶風給美國南部四州的重創，不知道會不會最少也讓美國人自己反省一下，他們的消費習慣呢？

第二十二章　美國迷思？美國迷失？

我有很長一段時間相信美國，信美國的什麼，我也不十分知道，總是如同兒童看電影，要把人物分成好人，抑或壞人兩大類，我相信美國是好人。

在美蘇對抗時期，已經有很多智者反對美國。他們認爲共產黨固然可怕，但雙方的核子競爭更爲可怕，因而有人說：「寧願被赤化，也不願被核化。」 也有智者說：「地球人啊，你們平均每個人，有三十萬噸的黃色炸藥在侍候著呢！」還有說：「第三次世界大戰用什麼武器，我真地不知道，我只知道第四次世界大戰時，人類使用的武器是石塊。」這些話均語重心長，時當反共抗俄的時代，這些話對我們的影響不大，因爲我們多多少少有些美國迷思在心上。

爲什麼有美國迷思？自然是受美國文化影響。「文化」並非與生俱來，而是透過教育等方式形成的一種思考模式，行爲準則和感情表達方式。有專家指出文化是身體器官的延伸，和人們使用義肢、戴眼鏡、裝假牙一樣，有了

它會方便一點，但往往時間一久也會受其支配。

中國自古以來教育即不普及，五四以後稱受過教育者爲「知識份子」，研究中國傳統知識份子的精神素質，和心理習慣是一門真學問，沒有皓首窮經的耐心和學問，沒資格談此題目。但只需看一本「北京法源寺」，最少可以知道自譚嗣同以來有許多知識份子是很「愛國」的，他們爲了「救中國」真正做到了拋頭顱，灑熱血的地步，如此而已。

其實，我想談的是美國文化，既然沒資格談中國文化，怎可以談美國文化？這是因爲自幼便在英美文化中薰陶長大的。寶雞初中時每周英文課十二小時，如是延續到高中、軍校，能不能因此而能讀、寫、說英文是另外一回事，最少我受到暗示，英文很重要，甚且高過於中國文。前面說過文化如同戴眼鏡、裝假牙，可見得文化也需要載體或稱硬體，那，什麼是美國文化呢？這可就容易回答多了。

對我今年十歲的孫子來說，美國文化是麥當勞、薯條加可樂，快二十歲的大孫女言，美國文化是她喜歡的某位好萊塢大明星。那麼我自己呢？早期在成都是一雙二手貨的美國大兵皮鞋，如今到了這般年紀，如果尚未能分辨美

國文化的特徵，未免太弱智了點。自然，這中間也有轉變，最先我認爲美國文化是「方便文化」，儘管如今地球幾乎人人都在吃的「方便麵」是日本人首先製造的，無論如何「讓生活更方便」是二十世紀人類追求的目標。五四時代一位作家即曾指出，讓那些坐汽車習慣了的人，改用騾車或轎子絕無可能。

常識日漸增多到如今，只覺得美國文化的精髓只有兩個字，即：

消費

反共抗俄時代無人敢反抗英美文化，當時的文化觀形同價值觀，反對消費意同反民主、反人權。此刻蘇聯垮了，中國也由「走資派」當權，終於可以站在瑪拉寇斯的立場，大聲地喊出「反對消費文化！」

其實不管從什麼角度上來看，世界文化都是多元的，只可惜連國人自己，似乎也忘了自己是個多元化的國家。中國人津津樂道的大唐盛世，首都有百分之五的外國僑民，史家說，胡漢文化交流，因而使當時的中國「雍容大度」。可，美國如今有多少「外國人」？幾乎我懷疑，美國人是否知道，世界上信仰伊斯蘭即回教的人口有十三億，占總人口的五分之一，而美國國內也有兩百八十萬回教信徒，是他們人口的百分之一，但美國不但沒有再繼續雍容大度，

且似朝著相反的方向傾斜，美國迷失了。

何以如此？

再由我自己談起，我是軍人出身，當年都領過美援的奶粉、麵粉或玉米粉之類，軍隊也接受美援的武器？用不著解釋大家都明白。有很長一段時間，我以爲對別的國家提供援助的只有美國，美國是世界上最慷慨，且喜歡幫助別人的國家。此一印象除了奶粉之外，也可能來自於馬歇耳計畫(the Marshall plan)的成功，它對於二戰後西歐的經濟復甦有很大的協助。懷此同樣想法即「美國人最慷慨」的，在我們台灣恐怕爲數不少。

待我成爲小資以後，有打麻將多出的時間無法消遣，才會看些亂七八糟的書，也才知道約三十年以前，便有一個世界性的機構叫皮爾森委員會(Pearson Commission)，訂下高所得國家，應以國內生產毛額(GDP)的 0.7%，爲援助落後國家欵項的最低限額，此案早經聯合國背書，美國是否曾經依照這個規範，我沒有完整的資料無從回答。不過我手邊有二〇〇〇｜二〇〇一年，各國對外援助清單，排名第一的是丹麥，他們捐出了 GDP 的 1.06%，超過最低標準的 0.7%，另外還有挪威、荷蘭、盧森堡和瑞典，其他國家相繼遞減，英國排名十一，澳洲、奧地利、葡萄牙和

紐西蘭同時排名第十四，日本排名第十八。猜猜看，美國排名第幾？美國排名第二十二，他們只肯捐出他們 GDP 的 0.11%，當然也得說一句公平話，由於美國 GDP 的總數額太高，他們的 0.11%比排名第一的丹麥 1.06%， 實際金額還是高了許多。

再接著看，美國援外的錢給了誰了？這一點非常重要，地球上有那些國家需援助？用不著查資料也應想得上來。這兒有一九九九｜二〇〇〇年間，美國對外援最多的十個國家排名和受援金額。排名第一的受援國是俄羅斯，美援了十一億五千萬美元，理由很簡單，若非蘇聯解體，美國每年花在防範蘇聯的汽油消耗費用都不止這些。那麼接受美援第二多的是那個國家，只比給俄羅斯的少了不到兩億元，高達九億六千七百萬美金的，給了誰？再猜猜看給了誰？真地很出我的意外，不知是否也出乎你的常識和意料之外，那一年美國援助了以色列九億多元！

請注意，那時令美國人慘叫的「九一一」恐怖事件尚未發生。以色列全國人口六百零二萬九千多人，他們的國民平均所得是一萬八千九百美元(我們台灣是一萬七千四百美元)，美國給人口十億的印度只一億四千多萬，比給人口僅僅六百萬的以色列少了多少倍？以上資料來自美出版的二〇〇三年世界年鑑第八六四頁，但願我的資料有誤。

自從蘇聯瓦解以後，美國已經很自然地成爲世界的領袖，領袖的目光不應如此偏狹，美國畢竟不是以色列，以色列在強敌環伺的境況下，可以一心只想到美國，但做爲世界大家長的美國怎可只偏心以色列呢？那讓被以色列壓迫的巴勒斯坦人怎麼想？又讓全世界十三億的回教徒怎麼想？僅此一例，於二〇〇一年才出現的九一一事件，便不覺得太意外了。

還有更意外的不公平事。全球各國每年花費在購買武器上的費用年年增加，最捨得花錢買武器的不是丹麥、挪威等那些援外慷慨的國家，反而是亞洲、中東、拉丁美洲和非洲的落後國家。誰賣出的武器最多最值錢？那還用問，美國占了世界武器市場的 60%，俄羅斯賣些舊傢伙位居第二，其餘賣武的國家，以及賣出的價值，均不足一提，以色列也是武器出口國之一。

事實上，武器輸出明顯地成爲美國最重要的產業，我們常聽見人家隨口就說希望世界和平，若是世界真地和平了，第一個發愁的是世界領袖美利堅合眾國。沒有戰爭便不會消耗武器，武器不消耗便沒有人再買新的，大家都不買武器，會讓美國武器生產線停擺下來，這樣會有多少工人和研究人員失業？世界和平和世界大蕭條似乎成了同義

字。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即在此處，目前流行「恐怖主義」一詞，究竟恐怖的源頭在那兒，值得三思，你不防認真地想一想。

撒哈拉大沙漠西南邊，在地理學畫分上，稱那一地區爲非洲次沙漠區(Sub-Sahavan Africa)，那一地區國家也是美國武器的客户。全世界估計患染愛滋病的總共四千萬人，僅僅這一區域的病人就高達二千八百萬，他們花在買武器的錢年年增加，國民平均壽命年年縮短。美國對外援助的前十名國家中，無一是非洲次沙漠地區的，他們的人口絕對超過六百萬。但在推銷武器上，永遠不會忘記他們，用一句過了時的宣傳口號：「美國帝國主義是世界和平的破壞者，是在暗夜中交易的戰爭販子。」想來也不會太冤枉。

美國，實在不該如此的。

回想當年，多少世界各地的精英投向美國，美國如同大海一般地容納百川，美國最應是「世界大同」的範例，美國有英格蘭人、愛爾蘭人、義大利人.....數得出的種族他們都有。過去許多年，早在「九一一」許久之前，電視中一再出現的巴勒斯坦人躲在街角，向橫衝直衝的以色列坦克車丟石塊的鏡頭，難道美國沒有播？美國人不知道？

可，爲什還那麼獨厚以色列，以刺激被禁止建國，被禁止建軍的巴勒斯坦人呢？巴勒斯坦人早就對以色列的占領宣戰了，用石塊丟担克車也是戰爭。

在人類戰爭史上，累見爲了爭取勝利不擇手段的做法，二戰時日本有神風戰鬥機，和今天回教徒的人肉炸彈有什麼分別？神風自殺飛機曾使美軍五千多人喪生，美國當時並未使用「恐怖主義」一詞。大約，意思是指神風對付是美國軍人，那麼其後的兩顆原子彈死了二十萬人，其中又有幾成是軍人？所以面對戰爭時，爲了求取勝利原本就是不擇手段的。如今，強勢的一方說，你們要打，可以用坦克或飛機但不能用人肉炸彈，這公平嗎？

要求國際社會公平正義或許標準定的太高了點，那就由最基本的責任說起。早在一九五〇年代，艾森豪政府爲了防堵蘇聯，有所謂「原子維持和平」計畫，美國對數十個合力圍堵蘇聯的國家出租或借用、出售武器級鈾，此計畫一直延續到一九八八年。後來敵人不見了，按道理說，這些害人的鈾原料總該收回來，最少也應該有些措施保證其安全性，以免不被人家利用改爲原子武器吧？製造一顆鈾彈約需十公斤的鈾元素，目前有一萬五千公斤的鈾在外國人手上，這些外國人包括巴基斯坦、以色列、墨西哥以及伊朗等。(本新聞出自於二〇〇四年三月六日紐約時報)

難怪美國人要疑東疑西地擔心「流氓國家」製造原子彈，有了原料鈾，製炸彈的技術很簡單，問題是，爲什麼把足以製造一千五百顆原子彈的危險又寶貴的鈾原料撒向世界各地？蘇聯既已解體，當初散播出去鈾原料應該有帳可查，可追，可討，這得花許多錢，又是復雜的外交作業，固然有些國家急於想把燙手的山芋還給美國，但有些國家則抵死也不肯還。如今終於證實伊拉克是沒有了，不，應該說「只有」伊拉克證實沒有了，其他呢？是不是得一個個地都得占領征服才能驗證？

美國幾十年的老敵人消失不見，彷彿一旦失去了敵人反而六神無主，美國對於一萬五千公斤鈾原料流失在外的驚嚇担憂化成行動的是，「爲了保護美國人的安全」，美國決定用上億美金的經費，研究一種十萬噸級的「碉堡殺手」的新型核子炸彈，據說可以深入地下，以摧毀深藏地面下的武器和指揮中心等目標。(本新聞見於二〇〇四年六月十五日美國參院通過的決議案)看來諸如「禁止核武擴散」等條約，自從蘇聯不再存在以來，無人提起也無人過問了。

我們覺得美國已經是很安全了，例如入侵伊拉克如入無人之境，一再暴露的美軍和英軍虐待伊拉克軍人和平民

的照片，簡直讓人懷疑美國是爲何而戰？難道真地是爲石油？伊朗當初接受過美援，想必也接受過寶貴的鈾元素，有合理的懷疑伊朗可能研製原子彈，很不幸它們的國土下面又飽藏石油，祈禱已經救不了被放在砧板上的波斯古國，以後會怎樣？誰也不知道。

歐洲，尤其是法國人，最喜歡用小幽默，譏諷美國文化短淺，現在覺得不無道理，畢竟牛仔無法一夜之間便成貴族說，美國在心態上仍是小資階級。一個國家若由只知利己的小資統治，這個國家便無前途可言，但我們的世界若由只知利其國的小資主宰，未來如何也可想而知。美國人最怕「九一一」事件重演，然他們所做所行的，無非是逼出更多的「烈士」，想當烈士的人多了，想不再出現九一一也難。

算了，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我自己不也是小資了嗎？

第二十三章　悠閒的小資日子

怎麼樣才算是一個人最美好的生活方式呢？說來相當有趣。中國古人說：「腰纏千萬貫，騎鶴上揚州」，此句大有文章。千萬貫是指用不盡的錢，爲什麼不騎馬、坐車甚至坐私人飛機去呢？因爲只有神仙才能騎鶴，最後去了揚州。揚州是出美女又出美食之處，既然有花不完的錢，又有神仙般的身體，自然是去揚州逍遙自在了。

西洋也有個享受生活的說法，有兩人談天，其中一人說：

「你老兄這一輩子真是幸運，每天生活於醇酒、美人和音樂中。如果讓你放棄一樣，你放棄什麼呢？」

「這不可能，少了任何一樣，生活都很乏味。」

「這只是個假設性的問題，你非回答不可。」

「那只有音樂了。」

「醇酒和美女呢？也非要放棄一樣不可呢？」

「那｜要看她們的年份來決定。」

我是七十歲以後才過自己美好日子的，這時若談如何享受美女，太矯情了點，只有「美酒」我才略知一二，且，除非是喝別人的，我自己很少花錢買葡萄系列的酒，因之根本不懂酒的「年份」問題。印象中喝過最美的烈酒，是民國七十年前後，去美國加州最南端的城市聖地牙哥，那位擁有一家中國餐廳的朋友，不但開車帶我們去鄰近的墨西哥城市觀光，還送了我兩大瓶大陸產的茅台酒。此處我絕非誇張，一瓶茅台酒從開瓶起就冒出香味，待分別倒入小酒杯時，真正是滿室生香。

我聽過一段軼事，也許是崇拜周恩來的人編出來的，說當年尼克森和季辛吉訪問北京時，周恩來以國宴招待，席上用的是茅台酒，仿伏特加那樣把酒瓶放在冰桶中上桌。服務人員爲國賓們和周總理斟滿酒杯，周總理起立祝酒，立刻一飲而盡，尼克森和季辛吉也照樣乾了一杯。茅台的酒精度超越百分之五十，但喝起來極溫和，老美那時也從未聽說「茅台」一詞，四、五杯，六、七杯周總理都敬陪不誤。周總理的酒量是出了名的，軼事結尾說，尼克森和

季辛吉回到賓館時已爛醉如泥，離開北京前，特別囑咐隨員多帶幾瓶茅台酒回美國。

上述的軼事不知是吹捧了周恩來，還是害慘了茅台酒，反正，自此之後茅台酒求過於供。老共那時完全不懂「品牌」的重要性，建立一個品牌得十年、百年，但摧毀一個品牌則易如反掌。茅台酒的定價大漲之後，還是供不應求，我猜想，訂單一定多得接不完，價錢又那麼誘人，貴州原廠根本沒那麼多的貨，只好把釀製時間不足，或非正廠的次級品也趁機售了出去。民國八十年以後我在美國也買過茅台酒，應不會是假的，但品質已差之千里矣！很多曾經嚐來非常正點的白酒，例如五糧液、洋河大麴等，不知是否又是我的偏見，均不似初識的模樣了。

這幾年去北京我都喝「二鍋頭」，都是到王府井大街的東安市場地下層去買，北京雜貨舖中有十二元一瓶的二鍋頭，但東安市場的得四十元一瓶。說了半天爲些什麼呢？我是小資階層，聽說大陸假酒很多，買到假酒豈不害了自己？明哲保身是小資的第一課。

在台灣剛開始時，能喝到約翰走路已覺心滿意足，近幾年奇瓦士流行起來，我也跟著喝，趕流行也算小資的心態之一。電視上報導，台灣也常常查獲假酒，因此買酒時特別小心，從國外回來絕不會忘記買免稅的煙、酒，且常

常是海關規定兩瓶，我多帶一瓶佔個小便宜。實在需要買酒了，則在一家專賣洋酒的連鎖店叫貨，一箱即可直送到家。

從以上僅舉的喝酒之例，足見我天生不是貴族，如今也沒有無產階級大口喝酒的豪邁了。只是，我乃七十歲以後才過小資日子，「小資」指的不僅僅是喝酒、打麻將、看電視連續劇等行爲，小資是人類最重要的一種心態。我們台灣的小資越來越多，從我們家的陽台看出去，幾乎目所能及之處都是小資。因爲，所有的陽台外都加了鐵窗、鐵欄，沒有一家例外，且都向天空借點空間，把鐵欄伸出去，那怕放幾盆花都覺得占了便宜。台灣火災時常見有人困在鐵欄之內罹難。我曾去過韓國漢城，他們辦過奧運，我停留時間不多，初步印像市容不見得比台灣漂亮，但他們的公寓式房子未見一家加了鐵窗，難道漢城沒有小偷？

臺北的巷弄停車算是一絕，我們家附近最少有三處地下停車場，兩個白天按小時收費，晚上包月，收費都不算很高。但小資們捨得花百萬買名車，但卻捨不得付停車費，下班以後，常常看見車子在巷弄之間轉來轉去，因爲停在巷弄之內可一文不花，比停路上黃線更划算，他們，轉來轉去，簡直比都市之鼠更可憐。

小資是一群極端自私的人，他們在明哲保身上，可以說已經進入登峰造極之境。無論環境多麼惡劣，他們都可以有模有樣地活下去，尤以政治環境爲最。以前看過一篇文字是專門討論小資的，文中引統計學資料，說歷史上的大革命家均出身於貴族或無產階級，小資從來不參加任何有殺頭危險的政治革命。事實上小資也用不著革命，情勢轉變到對他們不利時，他們只需，上，對貴族們鞠躬更深一點，下，對無產階級壓榨更多一點，日子過得照樣很安逸。對小資們來說，世界上用不著「真理」、「正義」，利益就是他們的真理，也是他們的正義。資本主義社會從來不用「小資」這個詞兒，他們用「中產階級」稱呼小資，且讚美中產階級是穩定社會的力量，誠哉斯言！你看我說的不錯吧？大家都不敢革命了，坐大位者心無戚戚焉，社會自然會穩定，只不過委屈了那些弱者和窮者而已。

小資的生活謹慎小心，從前面所舉我買酒的例子，即可看出我心態上確是百分之百的小資，不止此也，若能再佔點別人的便宜則更爲划算。再舉一個我做爲小資的例證，在美國麻將搭子不容易湊齊，我便上網玩電腦遊戲，也上網打橋牌，從中還找了賭場，原來整台的賭場還可下載，其中有各式各樣吃角子老虎機、二十一點、百家樂、骰子等，當我知道也可以玩 FUN 的時候，心中大快。他送我五千元做籌碼，最高時我玩到七萬多元，遊戲中那家賭場

一再提醒我，可以試試真的了，我堅定地認爲若是玩真的，他就不會給我這麼多的好牌，我才不會上當呢。

前幾年台北流行一個類似於打油詩的印刷品，叫做「勿生氣」，其中說：「他生氣來你不氣，氣出病來無人替」等等，也是小資的代表思想之一，這世界上不平等之事太多，小資們保護自己身體第一要事，爲別人生氣，傷了身子不合算。新聞中說，台灣有個喝醉酒的少年郎，拿機車大鎖在街頭上看到老、弱、婦、幼便打，大家抱頭鼠竄，他不敢打的壯年漢子，則是視而不見地逍遙走路。少年郎拿的又不是手槍，難道就沒有一個水滸傳裡的好漢出頭？該出手時就出手，還等些什麼？對了，知道嗎？水滸傳裡的一百零八條好漢，都是無產階級或貴族出身，小資是死也不肯參加有殺頭危險的造反行動的。

不過俗話說「虎走天邊吃肉，狗走天邊吃屎」，畢竟我是七十歲以後才開始學習當小資的，未免會積習難改，犯了無產階級的老毛病。

日子過的真快，已經到了二 OO 三年的三月，O 四年三月二十日對我們台灣人來說十分重要，是選總統的日子，而 O 三年三月二十日對美國人很重要，他們的軍隊進入伊拉克首都巴格達，當時我住在舊金山女兒家。提到這場戰

爭，美國不顧聯合國的反對，出兵攻打伊拉克，戰爭出乎意料之外的順利，不到二十天即佔領了全部伊拉克，美軍死了十幾人，且多半是摔飛機或車禍造成。沒有找到核武、化武、及所謂「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甚至連蛛絲馬跡亦無，只缺活提總統海珊而已，美國該滿意了吧？其實不然。

五月二十六日星期一中午，我看電視時轉到舊金山的一個地方台，看到正在播出的 LIVE 節目，原來是慶祝美國退伍軍人紀念日(Memorial Day 或稱 Decoration Day)的，乃每年五月最後一個星期一，是美國十個國定假日之一。節目中一個抱著小孩的婦人哭著對鏡頭說，她的丈夫在伊拉克陣亡了，然後是她如何悲痛如何痛恨海珊等等，甚至那節目的導播還抓住一位現場群眾給了特寫，原來那位老兄正爲婦人之話感動而擦拭眼淚呢。不知道爲了什麼，一時之間我的無名火起，「啪」地一聲關掉電視，並對女兒說，我想回台灣了。看，人家一直勸我別生氣，保身體，保身體，別生氣，但遇到世間不平之事，老朽還是犯了老毛病，禁不住啊！

剛才電視裡播出的是什呢？正確地下定義那叫做「煽動愛國主義」，以前在大陸中央台第四頻道，常常看到類似的電視節目。所謂「愛國主義」原本就不怎麼健康，道德學家和宗教學家早就提醒我們，人類的情操可以區分爲

善、惡兩個極端，例如憐憫之心是善，憎惡之心是惡，愛國主義乃偏狹，且充滿憎恨的一種情感。我年少時對日本的憎恨並非自發的，是透過教育等管道被煽動而成，煽動愛國主義比宣示真理、正義，簡單快易太多太多，且，立即生效。

美國人不是說，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嗎？美國佔領伊拉克可以說是一噸白吃的午餐，佔了人家的國土，霸佔人家油田，壟斷人家全部的買賣，且最後還是活捉了海珊，這不是白吃是什麼？還值得這樣煽情？這樣鼓動愛國情操，這樣強調敵人的可增可恨嗎？有些國家如巴勒斯坦，他們是國已不國，又如以色列位於討厭他們的回教國家圍繞之中，中國有所謂的「百年屈辱」，甚至我們台灣想爭取獨立，宣傳愛國主義容有不得已之處。美國呢？美國有什麼委屈？美國是人類有史以來，空前未見的霸權，有什麼力量能讓美國受委曲？

美國與他的親密戰友英國、日本不一樣，英國日本不管怎麼說還算是民族國家，美國是個標準的地球村。解決所謂的「恐怖主義」問題，靠煽動國民們，去仇恨另一個地球村民，乃最愚蠢的做法，這，得要靠智慧才成。

真是的，糟蹋了我悠閒的小資日子。

第二十四章　老巫婆與老傻瓜

我大約過了超過十年的小資悠遊日子，應該早已習於安逸了，其實並非如此，我總是還期待著什麼，等些什麼，自己也不十分清楚，直到民國九十二年秋天的一個晚上。

那晚，我們幾個年紀差不多的朋友，在一個晚輩的囍宴中相遇，算是難得的湊巧。大家相約宴後到我家去坐坐，免不了地照往例開一瓶奇瓦士，酒酣耳熱之際，我把前述的感覺說了出來。在座的一位以前曾經是名作家，現在在誠品或金石堂等書店，已很難再找到他的著作。

我把總是在期待著什麼的心態說了出來，誰知他立刻鐵口直斷地說：

「我知道你等待的是什麼。」

「是什麼？快說。」我真地很想知道。

他故意笑一下，且輕啜一口威士忌，別人也停下酒杯，注意聽他的答案。

「是死亡。」他又喝了一大口，「到了我們這樣的年紀，除了死亡之外，還能盼些什麼？」

登時，全座的老人彷彿被刺到痛處，一個個把酒杯放回桌上，大家的興致一掃而空，不久，便相繼藉詞告別，瓶中竟還剩下大半瓶的酒。

我一一送客回來，滿懷悵惘，只好再給自己倒一滿杯，難道，我天天等待、期待的竟是死亡嗎？不對吧，死亡應該不用等，當它要來的時候是極爲殘酷無情的，躲也躲不掉，沒有理由等待它。就在我進入微醺狀態時，聽到一個聲音：

「老頭兒，你等的是我吧？」

不錯，是她，是葵花。滿頭白髮剪得短短的，居然還穿著低胸的上衣呢，活像一個老巫婆，我早已厭她，正確地說是怕她了。在我悠閒的小資日子裡，她曾出現過多次，約爲一九八九年十月柏林圍牆被推倒的那個夜晚，她來，問我，看了電視沒有？我說當然看了，她問，你怎麼想？我答，很精采，蘇聯既然解體，東德失了靠山，柏林圍牆遲早會被拆除，且補充地說，這都是大時代的浪潮，沒人可以阻止。她，只回答了兩個字：

「白痴！」

到了二 OO 一年「九一一」事件後，她又出現，問我，看了電視沒有，我答，看了。她問，你怎麼想？我答，十分精采，如此的世紀大事，如此的電視直播，敵人又如此聰明機智，想到劫持民航機爲自殺炸彈。又對她補充說，紐約地標的世貿大樓，我還曾經登臨遠眺呢…她未等我說完，也只留下兩個字：

「白痴！」

怎想到，此時她竟出現了。

「老頭兒，你在等我嗎？」果然是她，且如此問。

「等妳，比等死略好一點，又要罵我白痴了？」

「不錯，凡是知道自己爲白痴的人，大約離開竅不遠了。」

「不敢說自己開竅什麼的，別再罵我，就感激不盡了。」

「本來嘛，你沒聽說過某大師在他的一本名著中，藉一個小丑的語調說：『您，該在年老以前先學聰明才是』你早該學會聰明的。」

「無奈生性愚魯。」

「我問你，這麼多年以來，你到底還在『思想』嗎？」

「廢話，一個人的思想只有死亡以後才會停止，他們說即使在睡眠狀態中，大腦依舊活動的。」

「那麼，到底你想了些什麼，這麼多年了。」

一時之間，我不知怎麼回答她，平心而論，我還真地沒有想到什麼嚴肅認真的問題。隨口說：「世界和平吧。」

她，露出了一種足以讓人戰慄的笑容：「用一句電視廣告用語，搪塞你的老友，不太過份嗎？」

「可是世界和平總是人類共同的願望吧。」

「老渾球！」

「妳說什麼？」

「我說你除了白痴以外，還是個渾球，越老越糊塗。」

「妳這老太婆，老巫婆！越老越可怕的巫婆！」

空氣沉靜了一陣，然後他的聲音輕輕地飄過來：

「你不思想也可以，難道連回憶都沒有了？記得嗎？在虢鎮的火車上，你爲誰難過到臉色蒼白？在寶雞一個寒冷的雪夜，你爲什麼人垂淚？寫『孔雀』時，你尚存著一分對自己無情的鞭策，子女替你賀七十歲生日，你微醺之後說自己是一位失敗者，他們都聽不懂你話中的含義，可是我懂。我懂得你做爲一名理想主義者，七十歲時多少還有點自責的心，可如今呢？你麻麻木木地過著小資的日子，難道不再想到別人了？」

「別說了，我從來就不是只想獨善其身的自私者。」

「那你還想些什麼？」

「當然是世界和平，人人過安康的生活…」

「老｜」他只出口了一個字，後面的沒有說出來。

「妳又要罵人了，是嗎？」

「不罵你，只問你。你真的在看世界，想地球嗎？」

「我每天都在看。」

「看到了什麼？」

「台灣要選總統了，美國出兵伊拉克意料之外地順利…」

「你這可惡的老傻瓜！」她的聲音強大得近乎淒厲，震懾住了我！「美國這麼霸，世界能和平嗎？」一時之間我竟不知怎麼回答。慢慢地定了神，才囁嚅地說：

「美國霸也是無可奈何的事，蘇聯垮了，中國雖然在崛起，可是離稱霸還遠…」

「你說什麼？」聲音像拷問犯人，「再說一遍！」

「我說錯了什麼嗎？」我錯愕地。

「老傻瓜，你難道看不出來，今天的中國是一個中國，兩個世界嗎？」

「對，一個大陸，一個台灣！」

「可惡！你到底是真地老年性癡呆，還是不肯再用大腦了？中國的兩個世界一個是北京、上海等城市的富人們，他們拼命浪費炫耀，彷彿在和美國人比賽，看誰更能揮霍地球資源，另一個世界是貧困地區的窮人。富人們招搖，窮人們嘆息，這些，你難道都不知道？」

「可是人家都說｜」

「說什麼？說出來！」

「人家都說，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

她的臉色驟變，嚴峻的面龐顯得分外崢嶸，冷冷地笑兩聲才接著說：

「老傻瓜！你竟笨到連這個都相信嗎？這是中國人自我催眠的咒語，總有一天要替中國人催出一場大禍來。中國究竟想要怎樣？想取代美國？有必要嗎？取代了又能怎樣？老傻瓜，沒事多用用腦筋，你大概認爲剛剛過去的二十世紀是美國人的世紀，美國人民生活快樂嗎？十九世紀是大英帝國的世紀，看看當時英國紡織廠的工人生活，還有礦坑下的童工。更早一點則是西班牙人的世紀，整船整船的黃金運回西班牙去，這又怎樣？老傻瓜，你忘了自己說的『我們都是地球人』了嗎？一旦進入地球村時代，那一國人的世界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讓每一個地球村民，都能受到正義和公平的待遇，並且無人有資格揮霍地球資源，無論是美國人還是中國人，都不能浪費揮霍，懂嗎？老傻瓜！」

「我知道，我懂，葵花，你也不必這麼生氣呀…」

「見你這樣，能不生氣？再問你，你到底想些什麼？」

「還是那句話，我希望世界和平，人人過安康的日子。」

「可惡！也不想想窮人這麼多，世界能和平嗎？」

「是的！窮人真地越來越多，很難｜」

「什麼叫很難？是世界和平難？還是解決窮人越來越多的方法很難？」

「都難，都很難。」

她終於出現笑，不是笑容，是笑聲。她緊盯著問：

「來，我問你，你有信仰嗎？回答我呀。」

「不知你所指的是宗教還是政治，大約都沒有吧。」

「少騙我，我知道你相信過共產主義。」

「我連馬克斯或列寧的一本著作都沒看過，只讀過毛澤東的『沁園春』、『詠梅』之類的詩詞，這那裡算得上共產主義，你不要譏笑我好不好。」

「用不著看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只需懂得不擇手段地賺錢，你也可以成爲資本主義的。」

「可是人家都說，二十歲以前不相信共產主義是沒有良心，三十歲以後仍舊相信共產主義就是沒有智慧。」

「看！不打自招了吧。老傻瓜，可見得你當了小資以後，便以爲自己變聰明了，告訴你，若是智慧都用在賺錢上，智慧再多，也比不上一絲絲的良心，懂嗎？老友，我知你甚深，你年輕時曾經想，若能讓天下人，甚至你曾爲之痛心過的那些人，過豐衣足食的日子，你寧願做忠王李秀成，付出你項上的人頭，有這事嗎？」

「那只是少年輕狂。」

「可是現在你不這麼想了。」

「無濟於事，那些幻想都不切實際，辦不到的。」

「恐怕不是因爲辦不到，而是因爲你已經變成了小資，你自私自利，你怕死了，對嗎？」

「老巫婆！」

「你年輕時尙敢偷偷地相信共產主義，如今看到共產黨都失敗了，便以爲共產思想也沒智慧了，難道你不知道共產政權不等同共產黨，共產黨不等同共產思想嗎？一個崇高善良的思想，豈容幾個獨裁者的亂搞便全盤否定？老傻瓜，你仔細想想看，是共產思想沒有智慧，還是那些令人厭惡的政客們的可恥？無論人類的文明多麼進步，禮運大同篇中，人人有飯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家回的思想，仍舊會是人類社會的普世大法，弱肉強食的掠奪式經濟

制度你會信仰嗎？還有他們便宜行事的社會政策和社福法案，想想看，要等多久才會降恩到幾乎佔地球人一半的窮人，老傻瓜，說，說呀！」

「葵花，老友！我知道妳是唯一懂得我的人，可是，可是我這麼老｜」

她，竟然發出噗哧一笑的聲音，說：「人家，忙得都沒時間老，而你卻聲聲不離老字。」

「老不老都一樣，我看是回天乏術了。有時看到各地的天災人禍，看到擁有權利者爭相搶奪權柄，孤弱無助的億萬人眾向誰求助？向何處投訴。越想，心中越不是滋味，越想，便越難以入眠，葵花，原諒我吧，我真地再也做不動什麼了。」

「於是你就把日子消磨在麻將桌上，跟著電視機裡的傻瓜一塊傻笑。可是你知道我的感覺嗎？老友，我的心像一把鈍刀慢慢凌遲，一刀一刀地，一滴一滴地，滴著血呀！我終生也離不開的好友。

「我的老友，當我們都年輕時，有過美好的記憶，也築過夢，儘管回憶幾乎都是酸澀的，夢也未曾成真，但我深信，你沒有錯，我們沒有錯，也不是幼稚，對嗎？

「老友，你還記否我答應過你的盟誓？我會與你偕老，時間真是無情，怎麼這樣匆匆，這樣匆匆！我們竟已白髮滿頭，

雙手顫慄，我，不也老了嗎？我還答應你，與你偕亡！這一天總會來的，我也會跟你一同隨風逸逝。」

「葵花，謝謝你，我辜負了妳的期待，妳看得出來，我已經做不動什麼了。」

「誰說的？你能。聽著，從遠處傳來的鋼琴聲爲背景，讓我們再築一次夢吧！築偉大的夢，築荒唐的夢，築兒童般地美夢，足以微笑入睡的美夢，讓王子和公主從此過著幸福美好的日子…」

＊　　＊　　＊　　＊

就這樣在腦海中閃過許多年，許多年的瑪拉寇斯影子，在葵花的威迫和鼓勵之下成形了。有人說，世界的現狀是由精神病人管理著精神病院，也有人說，想改革這世界很難，不如用革命。

好了，瑪拉寇斯就是一半用「革命」，一半用「瘋子」，築成的大夢。